

燕山桥韵

□韩振军

在济南城的东部有一座山,叫燕子山,也叫燕山,因形如展翅欲飞的燕子而得名。在山脚下,有一座桥,桥又因山而得名,唤作燕山立交桥。

一提到桥,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水,可在这座桥下流淌着的,不是潺潺的流水,而是穿梭不息的车流。大桥建成伊始,我曾怀着无比崇敬的神情与之亲近过。十几年了,十几年后的今天再次回想起来,当年的影像依旧如昨天般清晰。

清晨,站在远处,一看到这座桥,立刻就会想到龙。在清晨的薄雾中,这座桥犹如几条出水的青龙,时而冲入云霄盘旋劲舞,时而探入水中引颈穿行。一条条缠绕重叠的单车道上下翻飞却纹路清晰有条不紊,一道道宽敞厚重的主桥桥面纵横交错却巧妙衔接四通八达,一辆辆穿行在桥面上的小轿车犹如青龙身上的鳞片,经晨光的照射,银光万点,朝气蓬勃。

夜幕降临时,又会情不自禁地把这座桥看作一扇敞开的门。站在高高的门楼上,俯视城内,那些矗立着的高楼大厦和民房小径自顾自地张扬着个性。清泉,林荫,堤岸,还有霓虹闪烁。晚归的市民自在悠闲,大多骑着自行车回家。偶尔也会有几个骑着本地自产的“木兰”小摩托的人,穿梭在自行车的车流中。别以为他们是在跟时光赛跑,在他们的脸上,根本找不到匆忙的神态,只是为图个轻便罢了。在稍远一点的地方,一座座大家闺秀的山,一潭潭小家碧玉的水,正在傍晚的轻雾中上妆卸妆,都像戴上了一层面纱,朦胧中透着妩媚,轻柔曼妙而绝不轻佻妖艳。

远处传来了几声犬吠,急忙回头,转身,视线立刻就跨出了济南城的门槛,赫然开朗,一种辽阔的感叹油然而生。不过,辽阔的城外倒不会让人感到



凄凉,这里虽少了点小桥流水,少了点城市的繁华,却一点也不缺少生机,这种生机是绿色。在辽阔的绿色中,还有不少小红点在慢慢地点亮,那是富裕起来的庄户人家二层小楼上的大红灯笼。在灯笼的簇拥中,稀稀落落的新兴建筑正在拔地而起,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的号角已经吹响,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高新开发区正在开枝散叶,看来,这里的人们也将告别沉静的生活……

十几年过去了,大桥依旧傲然屹立,只是,它已不再是这座城市的门槛。在每一个桥墩下,大大小小的花坛,假山,喷泉飞瀑,楼台亭阁和健身器材,石桌石凳,抑或书店,公厕,取代了当年的青砖漫地。从早到晚,散步的,打拳的,唱戏的,拉二胡的……人们俨然置身于公园之中。一座座高大恢弘的建筑已经跨过了这座桥,在当年的农田上生长、延伸。一条条笔直的街道,一片片整洁的居民

小区,一家家鳞次栉比的酒店商厦,都像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呈现出一派全新靓丽的都市风景。

这座桥,曾经一睹过百年奥运圣火的风采。参加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的中华健儿们,也曾跨过这座桥,从古老的济南城集结到东荷、西柳,在刚刚落成的奥体中心里竞技角逐,奋勇争锋。一桌桌清香四溢的荷花宴,一坛坛天然泉水酿出的美酒,更给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留下了一生的回味;这座桥,让趵突泉和百脉泉这对分嫁两地、遥寄乡思的孪生姐妹得以携手——携手拥抱新兴的城市;这座桥,让一条纵贯东西的百里经十路穿山过岭,肆意延伸,分属两地的灵岩寺和清照园变得不再陌生;这座桥,更让一座古城变得犹如一个刚刚睡醒的少妇,虽未施粉黛,却风韵十足,成熟中不缺秀美,灵动中不乏端庄,既平添了万种风情,又焕发出一种青春的朝气……

美文共赏

幸福的爱

□张丽

高远和文沫是大学同学。高远性子极沉稳,文沫特活泼,大一时两人同时当选学生会干部。

天长日久俩人彼此产生了好感。借工作之便俩人形影不离,除了睡觉各回各的宿舍。学生会主席老王(其实人家就是长得有点心急,年龄可不大)和高远是老乡,早就看出了端倪,故意经常调侃:“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高、文俩人是假公私!”高远经常羞红了脸低着头,文沫就看着高远眼睛里只有爱。让人羡慕嫉妒,老实的高远就是有桃花运,文沫可是公认的校花啊!但是俩人有个难解的“扣”,他们的爱情注定要经历考验。

原来高远在农村老家定了娃娃亲,女孩子经常给高远做鞋、织毛衣,只等着他毕业回家过门呢!高远和文沫交往两年,感情是越处越深,对视的目光里常常是温存又深蕴着痛楚,最后经常是不欢而散。

还是那位学生会主席:相思很痛苦,而不能相思更是刻骨的痛。你们将来怎能不相思!那时看古龙的小说也受影响。

文沫眼泪掉下来了。拉王主席去湖边深谈。文沫说:“他要把老家那个散了,心里会看轻他!多不道德啊!王哥,给出个注意吧……”“怎么选择都可以,可是以后别让自己后悔!”王主席的话简短而深刻。

转眼快到毕业的时间了,俩人终于明白,只有两个人的幸福才是真幸福!俩人要“并肩作战”。高远给家里摊牌了,悔亲!同时定下一策略,只谈退亲不提文沫,同学们皆守口如瓶。当天家里人就到了,找学校领导,听说教务主任给上了一课,“什么年代了还包办婚姻!”家里人不死心,把高远困在宾馆,两天两夜,不给吃不能睡,非要熬出悔亲的理由,到底有没有“狐狸精”,是不是想当“陈世美”!

终于,家长们妥协了。先毕业回家再说,怕再闹,学校给开了。高远从宾馆跑回来,找到文沫,俩人是相拥而泣。

毕业了,学校尊重个人选择,高远以“扶贫”的理由被分到文沫的家乡,一个全市最偏远的乡镇。有情人终成眷属!

若干年后,同学聚会。那位王主席老大哥看着还是沉稳的已是上市企业老总的高远说:“到手的爱才是幸福!”高远和文沫相视一笑,脸上全是幸福。

那山·那水·那村·那人

□苏强

恋旧,是人的本能。年少时,大多乐于预想未来。到了中年,却时常怀念过去。那故乡以及过去的现在,已经不属于过去。想去放羊,我们只能去故乡的天空。

那山脉,还是连绵起伏,偎依着泰山自西向东而去。沿着龙潭小溪而上。口渴得要命,白龙潭的上游应该有更清的泉水吧。绿树苍苍的松柏被一场大火烧为灰烬,山坡上处处可见又黑又硬的枯枝断木。狼和狐狸隐藏在草丛里的恐惧不再展现,许多不知名的鸟儿在我身边飞来飞去,几只灰色的小松鼠亮亮的

眼睛时常出现在我的附近。那座庙宇比过去更衰败了。

那河流,仍然自北向南。白白的沙滩已成记忆。干枯的河床承载着一堆堆的生活垃圾。偶尔,也有几只鹅鸭无聊地站在一汪水坑旁。河两岸那茂密的树林,已经被庞大的旧村改造建筑群代替。小时候,山洪暴发时,上游的树木被连根拔起冲下来的场面不会再出现。河两岸的楼房会不会有一天被洪水冲走?

那村庄,无人居住的房屋塌顶的很多。街道被建筑挤得越来越窄。庞大的村庄越来越像一座空城。看不到小朋友们的追逐,没有了街道上那些晒太阳老人们的微笑。不见了走街串巷的小商小

贩,就连磨剪子抢菜刀的叫声也去了城里的小区。看来,这个时代的农村只能追星城市。

那些人,记忆中的老人健在的已经很少。过去那些中年人现在也大多数作古。儿时一起成长的小伙伴们,全部去了城市。大年初一去乡亲们家里拜年,已经很少遇到彼此熟悉的面孔。寒暄过后不知对方是谁的大有人在。

那山、那水、那村、那人,以及那些种种的记忆,思恋只能属于过去。故乡就在身边不远处,想去那里放羊,只能去那故乡的天空。故乡的天空没有改变,朵朵白云正是那无数的羊群,任由你的心空去自由地放羊。

征稿启事

为了给东部城区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高新》特开辟《舜华堂》专版。《舜华堂》主要包括“我拍我秀”、“东城地理”和“名人轶事”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投稿图片可以是高新区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东城地理”主要是介绍高新区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是介绍高新区名人一些不为人熟知的故事。另外,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最好附有相关作品的照片,我们将择优刊登。

投稿邮箱:qlwbjrgx@163.com。

齐鲁晚报·《今日高新》

2013年8月30日,齐鲁晚报《今日高新》正式创刊,每周五随齐鲁晚报主报发行

全心全意为高新区人民服务,打造高新区第一媒体。
齐鲁晚报是山东省发行量最大,社会影响力最大的报纸,
其传阅率和平均阅读量居全省平面媒体之首。